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七十一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八年十二月己丑命輔臣祈雪 皇第三女封淑
壽公主 祕書丞直賢院同提舉三司勾院磨勘司王
安禮知潤州先是呂惠卿言安禮任館職狎遊無度於
是安禮乞出即從之王安石猶以惠卿昔居憂在潤州

欲使安禮求其過失故也

此據司馬記聞

光祿寺丞司農寺

勾當公事唐義問言朝廷遣司農官五員管勾河東路糴納臣亦在遣中體問本路久被災歉今歲雖薄收未足償積歲之苦而體量司轉運司出錢爭糴物價踊貴下戶益困願罷司農官須豐年計置又懷代二州秋稼不登民失伸訴前次累年欠負一旦舉催百姓徃徃逃徙願一切倚閣而懷州更紓償納之期稍寬民力詔如義問奏其懷州常平錢期至來年夏納更有其餘災傷

州郡做此施行義問介次子也 詔司農寺以河北兩

路坊場錢或借免役寬剩錢二十萬緡給河北水利司
計置澶州芻豆內免役寬剩錢仍以他場錢償之初詔
都提舉市易司借內藏庫錢而本庫言見闕錢應付乞
將市易司合還本庫銀絹令水利司允借計置故有是

詔 翰林醫官秦廸賜紫章服治王安石疾有勞也

此據

御集

庚寅起居舍人知饒州曾布知荆南呂惠卿既罷上以

手札問王安石曰或言卿欲擬奏召曾布赴闕復任以
事未知信否可密具奏然安石訖不召布也布未赴荆
南改知潭州以光祿卿直史館張靖知荆南

上問安石
據御集一

百五十一卷不知安石如何具奏布訖不召當是布子
紆所云陛下無以其刀筆小才忘其滔天大惡或政在
此時移潭州乃此月二十三日今并書曾紆紹興初為
言官韓璜所學為其父作釋誣云先公以不從王呂為
聚斂刻剥之事所以唆謫至落三職但以右正言知饒
州是時銓曹謹檢舉之法從官半年檢舉凡八經檢舉
始復直集賢院熙寧末神宗復用先公為北門學士王
荆公奏云陛下無以其刀筆小才而忘其滔天大慝蓋
以論市易事不同而去其惡之深如此也璜不知前人
出處本末一至於此按安石此語必因答手札問召布

信否故云云紉所載或不實但紉記其父累歷殊不詳
審神宗手札問安石當在呂惠卿去後又非熙寧末然
安石云云亦未在除布荆南時既不得其實月日姑附
見此當攷按實錄熙寧六年九月七日翰林學士右正
言曾布為起居舍人七年二月九日翰林學士起居舍
人曾布權三司使七年八月十七日翰林學士起居舍
人權三司使曾布落職以本官知饒州八年十二月三
日起居舍人知饒州曾布知荆南八年十二月二十三
日知荆南起居舍人曾布知潭州十年二月二十三日
知潭州曾布為集賢院學士知廣州此皆實錄所書
布罷翰林學士三司使以本官知潭州本官即起居舍
人也布子紉作釋詁乃以本官為右正言誤矣布自右
正言遷起居舍人已見六年九月七日又翰林學士及
三司使但兩職爾不知紉以何為三職紉又云九八經
檢舉始復直集賢院按布以起居舍人知潭州元不曾
帶職及自潭移廣始復集賢院學士蓋未嘗除直集賢

院鈔云從官半年檢舉九八經檢舉始除直集賢院按布以七年八月十七日落職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除集賢院學士首尾涉二年半既是半年一檢舉即不應二年半間經八次檢舉此皆鈔所記不詳審者呂惠卿八年九月十六日目錄云只有箇曾布安石未曾喚來內裏八月十五日中午書聚聽言他數件大惡臣曾說與王珪云相公曾說曾布事來呵此可參考御集所問召布虛實也

太子中舍提舉成

都等路茶場兼熙河路市易司同提舉買馬李杞管勾

鳳翔府太平宮杞以疾自陳也提舉河北措置牧地

所言侵冒牧地法許人告每畝給賞錢千至三百千止後蔡確嘗請立限兩月許冒佃人首與免納已首前租

種依舊佃種至今無肯首者況河北牧地根究未見者
五千七百餘頃乞自今首依侵冒諸軍牧地法仍先借
租牧地錢募人告從之

兵志同

江南西路轉運判官太

子中允直集賢院呂升卿落職降授太常寺太祝監無
為軍酒稅升卿對上言得解進士李籍不識字中書取
籍試卷視之應格詔升卿分析升卿言不識字者猶言
不別菽麥也法寺當以對制不以實追兩官初升卿於
上前言練亨甫以穢德為王雱所昵且曰陛下不信臣

有老母敢以為誓於是臺諫言王安國非議其兄呂惠卿謂之不悌放歸田里今升卿對陛下親詛其母比安國不既重乎於是重責之

升卿親詛其母此據司馬光記聞寔錄但書李籍事或當

時但以李籍為名其寔坐此也升卿十月一日除江西轉運副使蔡承禧兩章可考

詔諸路舉

人集京師並令國子監覺察有違進士檢者依學規行罰或申中書量輕重殿舉及勒出科場違法重者送開封府施行 權發遣熙河路經略司高遵裕言本路新復未有租稅之助而所在倉廩空虛商人絕跡轉運司

計置不行乞權停買馬以川茶付轉運司變錢計置蜀
東上批熙河二州及外城寨糧草闕乏已極萬一別有
事變於邊計所繫不輕中書樞密院可速議權宜措置
遂詔秦鳳等路都轉運司發義勇運近裏州軍芻粟應
副所支口食薪菜錢依已降指揮

辛卯刑部員外郎集賢殿修撰熊本知制誥本既平南
川獠賊執政議除天章閣待制上曰熊本之文朕所自
知當遂令掌制誥遣中使迎勞賜茶藥而有是命

實錄
於辛

卯書命權御史中丞直學士院鄧綰知貢舉知制誥鄧潤甫直舍人院蒲宗孟同知貢舉此明年正月八日事寔錄誤編入此

太常丞集賢校理兼直舍人院管勾國子監

李定為集賢殿修撰知明州

李定久不遷茲又補外當坐徐禧罰銅事也

光祿卿直昭文館提舉玉隆觀潘夙致仕夙年七十一

為察訪蒲宗孟劾奏除玉隆觀而夙猶自辨不已故有

是命詔京西提點刑獄國子博士陳升送審官東院

坐體量知唐州蘇洵不當也權御史中丞鄧綰言竊

見章惇有舉官私邪奏功妄冒呂升卿有進對面欺肆

為姦慝以致李定徐禧沈季長之徒皆有連朋結黨兼
相庇護對制不實之罪伏乞各廢黜除削仍乞按呂惠
卿執政之日欺謾事迹議法而流竄之

朱本削去簽貼
云進呈訖令復

存之

詔前都指揮使郝質言廣勇軍士竇元李秀率衆

擅離教場不伏教閱詔元秀處斬餘九人杖脊配廣南
牢城將校降一資與開封府界近下禁軍 詔三司昨
衝替右侍禁陳吉降遠小處監當三司官吏不申樞密
院聽旨令開封府劾罪先是吉押鹽綱稽留發運司申

中書乞衝替吉仍降遠小處監當狀下三司不以聞輒牒發運司依所申及牒三班院照會吉還自辨故劾之涇原路經略司言治平寨蕃部阿克節探報西界人騎燒劫投漢蕃部有實詔補阿克節為本族副兵馬使仍賜絹二十疋

九年二月四日改宣令附此

已而經略司言阿克節

付身宣內備元刺事狀緣本人部族與西界密邇所以偵事得實令於宣內明說恐西人知之或致讐害乞別降宣及自今探事人轉補宣不顯其事又言蕃部探事

利在錢帛若探事得實便與職名他日得實須更轉資
職名稍高即恐不肯用心乞自今量事實輕重止與賞

絹從之

自九年二月
四日移入此

壬辰上批河北河東三路義勇保甲上番及聚教合用
錢糧并放罷弓手兵級所省催錢添支口食其令樞密
都副承旨中書都檢正官會計增減實費以聞判揚
州陳升之言真揚等州開河用工四百餘萬傳聞今冬
先役兵夫緣淮南苦寒或值雨雪必多死亡乞候至正

月役兵二月興民夫詔開淘真揚楚通泰等州運河所相度施行仍候春暖方調民夫又詔三路州軍愆雪已遣使分禱更令轉運司訪名山靈祠委長吏祈晴

癸巳上批付韓縝等令月二日據雄州繳到北界來牒坐到牙帳指揮仰依韓縝等所立旗表去處於麻谷以北界分畫尋已令樞密院劄子付卿等去訖可疾速細詳北界牒內事節如見禧頴更切和會商量勿致譁張庶早見了絕

此據兩朝普書冊內十二月六日御札

韓縝等言北界理辨

疆界蕭素梁頴已歸牙帳乞暫赴闕奏稟詔頴案視畫

圖齋赴闕

七月十八日注當考

廣南西路經略司言交趾以舟

師駐湖陽鎮謀以兩路入寇欽廉已陷矣

十一月二十日陷欽州十

二月二十日奏方到廉州當是十一月二十三日陷十二月二十二日奏到

乙未上批永興秦鳳兩路連歲災傷財用艱闕幸今邊

鄙無事尚可厝置中書樞密院宜速議屯駐軍馬量減

就糧兵歸營應不急冗費宜一切省罷翰林侍讀學

士陳繹龍圖閣待制權御史中丞直學士院鄧綰並為

翰林學士

丙申詔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英國公錢惟演孫景臻尚許國大長公主贈安化軍節度使兼侍中曹琮孫詩尚邠國大長公主並授左領軍衛大將軍駙馬都尉詔武舉人罷祕閣試令止就貢院別試所考試都

提舉市易司言宗室賒請物乞三人以上同保經大宗正司出歷赴務約度并息不得過兩月料錢之數如輸納違限取料錢歷批上剋折限半年輸足又言歲買商

人茶從本司貿易乞以三百萬斤為額庶使商人預知

定數不雜麤惡草木務令中賣數多並從之

實錄於此丙申已書

詔李公義用鐵龍爪范子淵用濟川耙疏濬黃河自河陰下至海口新記因書丙申浚黃河復云此書當在五

月據實錄明年九月丙辰所書與時政記合今繫之十二月九日誤也合削去仍附注此

樞密副

使王韶言熙河路軍食闕乏人心未安權轉運判官馬

瑊專以据拾熙河官吏報復私讐為意致一路重擾乞

罷瑊歸闕詔熙河經略司具瑊据拾實狀以聞

九年四月十五

日瑊移江西朱本簽貼云取到係進呈訖無施行事合刪

和州同巡檢西頭供奉

官李士宣坐不法并殺子刺配沙門島永不收叙 權
御史中丞鄧綰言前光祿寺丞李德芻贓污廢黜自請
尋醫昨編修會要所輒舉德芻檢討近又聞得旨與在
京差遣况德芻庸驥孱不讀書無出身外議皆云德
芻韓氏之甥呂氏之壻與編修會要官連親親黨多為
之干謁請屬乞罷德芻與在京差遣指揮從之 詔判
都水監侯叔獻同提舉開修淮南運河仍令發運司留
上供物應副以劉瑾覆視奏至故也

丁酉交趾圍邕州初沈起經略廣西妄言被旨謀討交
趾又擅撫納恩靖州僮善美及於融宜州疆置城寨殺
人以千數交人震擾詔以劉彝代起冀使招輯之而彝
乃更妄意朝廷有攻取謀欲以釣竒立異為功始遣官
入溪洞點集土丁為保伍授以陣圖使歲時肄習繼命
指使因督鹽運之海濱集舟師寓教水戰故時交人與
州縣貿易一切禁止之
七年三月三日命彝體量
起八年十二月彝聽旨於是
交趾益貳大集兵丁謀入寇知邕州蘇緘伺知其實以

書抵彝請罷所行三事如故無使交人興師有名彝不聽反移文劾緘沮議又責令不得輒言邊事於是交人果大舉衆號八萬十一月抵海岸未旬日陷欽廉二州破邕之太平永平遷陸古萬四寨緘聞賊且至閱郡兵得廂禁卒并老弱才二千八百人召官吏與郡人之才勇者授以方略使以部分地自守州民震驚將竄逃者不可勝數緘悉出官帑及私財示之曰吾兵械素具畜聚亦不乏今賊衆已薄城下惟有堅壁固守以待外援

可以坐勝若一人舉足則羣心動搖大事先去矣汝輩
幸聽吾言異蒙厚賞或不聽而出當先并其孥斬之大
校翟積陰欲出奔緘使人伏門外梟其首以徇由是上
下脅息聽命緘復募死士得數百人孥舟邕江與賊逆
戰斬首二百餘級殺其巨象十數賊遂圍城緘日夜行
勞士卒以神臂弓仆賊殪象不可勝計賊為攻具四面
瞰城城上發火箭焚其梯衝前後殺傷萬五千餘人城
中人心益固雖老幼皆謂救至在刻漏圍即解矣

墨本
蘇緘

傳以移文勅職事皆屬之沈起朱
本改之今從朱本蓋墨本誤也

己亥遣官謝雪 復置三司開折司初章惇為三司使

廢開折司入三部至是沈括以為失關防點檢故復之

樞密院言熙河駐泊就糧本城共五十三指揮一萬
六千六百餘人內七千一百餘人在城九千四百餘人
差出今欲定以七千四百為在城人額從之仍令減屯
泊兵歸營先是上批契勘熙河路除本處住管及就糧
分番土兵外其自京并他路差往屯泊軍馬見管若干

數目疾速進入故也

其軍馬數目見御集十一月二日令并書

庚子熙河路經略司言熙河開壕用二十六萬八千餘工及修棟棟鄂摩克谷二堡各六萬二千餘工北關堡十四萬九千餘工通遠軍三面城除已役外有三十三萬七千餘工南川堡八萬七千餘工贊長堡六萬五千餘工噶碩克關五萬九千餘工多農谷堡九萬四千餘工安鄉城十八萬餘工及勘會保寧三千人自今年二月十六日終十月五日共役六十餘萬工欲依所計工先後

修築詔先修通遠軍城餘以遠近次第興工 荆南湖
北路轉運使孫奭言沅州招納偽地林錦等十三州歸
明得戶三千九百十丁六千四百四十一逐州分認歲
入課米以鹽酬之州界遠者六十里近者四十里請補
知州等官詔授地林錦州楊昌蠻等十三人為班行軍
將奭又言古城州楊昌銜等願罷進奉授官請補昌銜
右班殿直弟姪男等十人為三班奉職借職差使下班
殿侍土軍都頭並從之

新記書林錦等十三州內附蓋
因舊紀也舊紀又云古城州水

峒蠻內附新紀不
書水峒蠻當考

河東經略使郭遠言如北人強來

侵奪封疆未知聽其建立鋪寨或以兵焚毀詔分畫未
定如北人強來即先以理約攔不聽即審觀機使或即

時應敵或候彼人馬歸焚毀

戊戌年十月二十五日
申又申明此指揮

詔

廊延環慶涇原秦鳳路經略司同本路轉運司相度如

緣邊錢糧闕乏即量減上番就糧兵歸營 賜權監察

御史裏行蔡承禧緋章服承禧數言事人多危之上獨

稱其忠故有是賜面諭承禧曰聊以旌卿讜言耳

蘇頌
作承

禧墓銘云承禧為御史論大臣之任事佔權者放用親黨遍布要路非國家之福章言廷爭前後數十神宗悟為之罷免并其黨者數人又論用兵交趾不可與爭旦夕利而所遣北軍難以深入及不宜用中人主兵柄唐季之事可用鑒也此皆近臣所難言者人危之而上獨稱其忠蓋而賜緋衣銀魚謂曰聊以旌卿讜言耳承禧論李憲副趙高南征出命不自二府見九年正月末又論憲不當為陝西統帥是九年十二月十九日當賜章服時未嘗論憲也

蘇頌云云當考

辛丑都大提舉疏濬黃河范子淵言懷衛州界沿堤林木甚多欲選材枋四百料船二百隻以給濬河之用從之仍以五十隻給李公義詔歲支錢五百千給范子淵

李公義令量兩司供給人數均分充本司公用 詔職
方員外郎張祥宋璋各追兩官勒停祥等為諸王宮教
授宗室令戚令志等皆從受業因薦就試受其家白金
為謝事覺法寺以贓論故也

壬寅以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判太常寺兼羣牧使工
部侍郎元絳參知政事龍圖閣直學士起居舍人兼樞
密都承旨同羣牧使曾孝寬為樞密直學士同簽書樞
密院事 詔故司農卿趙尚寬知唐州日興復水利功

甚博可於遺表外特與親屬堂除差遣一次 御史蔡

承禧言手實之法搔擾民戶已詔廢罷而司農張謬輒
移諸路轉運司令未得盡廢開封府界民欠負委是貧
闕展限一年作兩料納而司農寺令諸縣實貧闕方得
保明展限諸縣慮保明失實遂各催理乞下所屬施行
十月二十三日罷手實承禧奏議有此全章今附注此
臣伏以當今之弊莫大於上下之情不通若下情不通
而主恩不宣則天下之事殆矣臣聞國家近日以手實
之法搔擾人戶遂行廢罷而司農張謬却牒帖諸路運
司令未得盡行罷廢聽候當寺指揮臣又聞中書劄子
聖旨指揮以府界人戶欠負委是貧闕展限一年作兩

料送納而司農寺行帖令諸縣保明必須實有貧闕方得依此展限諸縣官員若欲抄剗貧闕人戶恐或起動搔擾若欲依聖旨指揮盡與展限又慮保明失實遂各一面且行催理是朝廷之實惠遂為空言而不及民伏乞下所屬勘會其張謬實有此乞與施行其司農寺實令諸縣保明諸縣不曾展限亦乞勘逐今來人戶枷錮皆垂監逐如此而無以供納必是貧闕乞且依聖旨與展限一年作兩料送納一年之中與免追呼催理所貴帝澤實及於下民四方咸荷於聖意

又言先嘗論知亳州俞希旦前任兩

浙轉運使以轉運司職田交易江陰職田地利未見收附并以船橫江道縱舟人受賂弄妄作知常州徐九思知縣郭暨等事未聞行遣乃如大藩聞希旦與兩浙轉

運使張覲是親若下本路體量必不得實今又聞開常州運河日希旦以轉運使巡歷蘇常州自諭吏令已與部役官一例破開河食錢共數百緡入已乞再根究仍

先罷希旦亳州之命詔蘇海章站案實以聞

朱史簽貼此一項無

施行又非朝廷急務合刪蘇海兩浙轉運使十月二十六日除章站兩浙轉運使十月二十六日已除

又

言聞大理寺丞方澤當呂惠卿與鄭膺連結張若濟於秀州華亭縣姓朱姓湯人借錢買田之時澤亦挾惠卿勢借錢數百緡惠卿又以錢七百緡令姓王人販紗羅

已納千餘緡而惠卿責索無厭致自經死孤遺二子養
於澤家其人與澤是親緣此惠卿於衆親中力為薦舉
遂得為提舉官根究施行詔送根究公事所

朱本云方澤不曾勘

斷係無施行事合刪

又言鄂州新城縣令曹登為手實之法趣功

過甚措置苛酷乞下隣路根究詔江西轉運司案實以

聞

承禧奏議有劾曹登全章今附注此臣伏聞鄂州新城縣令曹登為手實之法趣功過甚措置苛酷用民

桑柘量丈尺計所養蠶多少紐為貫伯令出役錢仍自令人出榜岳州之類令依其式樣為知岳州周岳取其榜繳納察訪司察訪司亦不聞舉劾登作新城縣廨宇民間被害每一條未即令連納數條為手實之法每一

出鄉管撻過野酷暴如此本路察訪司并提轉司並不舉劾以至本人善替伏乞隣路監司體量根究如得實乞不以去官赦降並行停替察訪提轉司並令取旨所貴遠方之民有所控告不為暴吏殘虐

癸卯置提舉太醫局所從太常寺主簿單驥請也御

史蔡承禧言戶房檢正官徐禧母黃氏私其婿莫秀才者禧頃在洪州迎之不至再三懇求遂與莫偕行舟至池州建德縣莫溺死議者謂禧與弟祕耻莫亂其母飲之以酒昇置大江未知虛實詔江南東路轉運司案實

以聞

朱本云體量得無實事刪去

甲辰權荆湖南路轉運副使太常丞蔡煜廣南西路轉運使司封郎中李平一兩易其任尋有詔增權廣南西路轉運使一員仍以平一為之

權增一員乃二十三日事今并書

賜

荆湖南路上供米十萬石試監主簿齋郎補牒州助教敕摠十五道以察訪蒲宗孟言本路被災傷為甚乞賑濟故也翰林學士陳繹楊繪並兼侍讀

乙巳皇子景國公偁卒年四歲偁未晬能誦經握筆書畫識二十餘字傳母數試之不差廢朝五日不視事又

三日贈太師尚書令冀王諡冲孝

按間以七年六月始生八年十二月薨安

得云年四歲實

錄必誤當考

丁未上始聞欽州陷廣西經略司奏至也內殿承制謝
季成供備庫副使張述為廣南西路經略司準備將領
詔自京至邕桂以東置急脚遞鋪差內侍一人點檢
係闕人處即差人貼鋪上批交趾攻陷欽州未即退恐
須沿海東窺廣州不可不思審處置其廣西兵屯既寡
弱又已支分捍禦若不且責以城守恐徒沮軍聲滋長

賊勢遂詔廣南西路經略司命逐州軍但嚴城守毋輕
出戰 詔江南西路亦有災傷州軍穀價踴貴令江淮
發運司同本路轉運司體量有實即許更於上供米支
十萬石付本路 廣南西路經略司乞差使臣十數人
準備從軍詔蔡煜於湖南選差又乞運致軍器及并差
峒丁應副軍興及暫移經略司往象州並從之遣內侍
楊梳麥文炳管押安南行營什物器械先取水路前去
遣入內供奉官勾當內東門司劉惟簡往廣南西路

體量勾當公事

已酉廣西經略司言交趾陷廉州 改知宣州衛尉少

卿直昭文館石鑑知桂州詔知桂州劉彝聽旨於潭州

七年三月三日命彝體量沈起八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別命周沃蔡燿

詔廣西經略司

相度交賊所向州縣鎮寨城郭不完兵備寡弱度必不
可守處聽官吏據險保守東路經略司依此施行仍令
兩路經略安撫使轉運提點刑獄提舉司如有錢帛糧
草等相度指揮勿以資賊既而上批前降指揮令廣西

州軍不足守捍者並仰官吏糾率兵民保險棄城自便
再詳一路人情已不安若所在官司盡有奔逃之計則
民聽愈惶擾可速追還前詔經略司臨事隨宜指揮毋
得一概行下 又詔支廣南東路鑄錢監錢十萬緡及
進納齋郎助教等補牒為錢五萬緡應副西路轉運司
中書言欲差官諸路轉運司計置斛斗著作佐郎任
迪計置廣南東路米五七萬石豆十萬石大理寺丞許
選計置廣南西路米五七萬石泗州推官蹇序辰計置

荆湖南路米三萬石祕書丞范岫計置福建路米三萬石並許截留上供及借諸色錢物支用仍計會廣南西路運至於合支用州軍輸納其廣東福建湖南常平斛

斗權止支散以備移用兼令及時收糶

序辰周輔子

商人

王震等言熙河路入中芻糧多是閑官舉人及四方浮浪之人結糶有經年方輸到或以物折納類皆伍次輕弱久之不能結絕又言邊上買馬若不用匹帛折色止支見錢或折算川茶則馬價可減二分詔措置熙河路

財利孫逋根究以聞 又詔廣南西路經略司選募丁壯三二千守邕賓等州城不足即選土丁從其請也

又詔廣南西路經略司遣使臣分諸州軍選配軍少壯有膽勇堪披帶者赴桂州每約五百人團成一指揮教閱以新澄海為名不及即據數收管日支口食候及半年教成即依教閱澄海給請受委經略使覺察如作過凶惡即於法外重斷

庚戌祠部員外郎史館修撰相度淮南水利劉瑾知廣

州代蘇宋也

九年二月十三日
璿改虔州宋復故

發河北第三十五將

赴桂州第十九將駐潭州以備廣西經略司勾抽策應

詔廣西官吏與交賊戰歿者經略司訪求其家倍加

存恤願歸嶺北者選人護送之 又詔翰林醫官院選

治嵐瘴藥方五七種下合藥所修製 又詔荆湖南北

路製木弓弩七千以給廣西 詔聞知潞州高賦處事

乖方令河東轉運司體量已而轉運司以狀聞乃差光

祿卿史炤代之

明年正月十三日
乃除炤今并書

上批淮南江浙荆

湖路今歲災傷頗甚向春艱食賊盜可虞宜下逐路轉
運提點刑獄鈐轄司體量巡檢縣尉怯懦不職者以名
聞雖職事未見曠闕而資性疲軟不任鬪捕者亦與對
移監當差遣如違原體量監司當重黜不以赦降去官
原免

墨本於明年正月庚
午又載此令削去

中書言江淮等路上供米

累詔截留賑救災傷欲委官疏濬廣濟河增置漕舟依
舊運京東米上供從之仍以殿中丞張士澄都大催遣
輦運公事

天聖六年七月熙寧
七年十月可參考

中書言都提舉熙河

路買馬司奏每年額外買官馬委李杞買場估買欲令
本司據所買馬并茶錢并撥與秦鳳等路都轉運司糶
買糧草從之 詔太常博士黃中庸編管亳州坐恃酒
罵黃州麻城縣官及毀文書也

辛亥寶文閣待制兼樞密都承旨李承之知延州

閏四月十

九日知瀛州並不行十年二月二十八日復入為都檢正蔡承禧云云可考

龍圖閣待制

韓縝為樞密都承旨兼判兵部羣牧使

命知延州天

章閣待制吏部員外郎趙鼎為安南道行營馬步軍都

總管經略招討使兼廣南西路安撫使昭宣使嘉州防禦使入內押班李憲副之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忠州刺史燕達為副都總管光祿寺丞溫杲管勾機宜文字初上批令高交職事與皮公弼乘驛赴闕中書言恐公弼出旁郡欲令以職事付轉運或提點刑獄官上批延州當夏國往來其於應接須量審諳熟邊事緩急或有生初乃能與奪不致引惹令本路監司除公弼外葉康直劉定皆新進全未歷事難以倚仗可止依批降指揮

明年正月十六日以公弼病未能赴延州且令高交與次官速赴闕 劉定永興憲閏四月十九日除葉康直永興運判五月二十五日除 詔聞儂善美歸明因沈起令薛舉遣

人招誘及劉彛後來處置亦自乖方遂致交趾入寇令

知桂州石鑑廣南西路轉運判官周沃同蔡煜究實以

聞二十二日彛聽旨明年正月九日又付招討司 王安石上再撰詩闕睢義

解詔并前改定諸詩序解付國子監鏤板施行 九月十日安

石云 詔河東經略司指揮緣邊州軍候北界來增

置鋪屋即對境臨邊亦安置鋪屋招弓箭手

壬子上批廣西兩日無奏報可下經略轉運司日具邊事動息以聞

癸丑遼主遣安東軍節度司耶律世通太常少卿昭文館直學士李仲溶遼國母遣奉國軍節度使蕭達給事中王籍來賀正旦詔曰眷惟安南世受王爵撫納之役寔自先朝函容厥愆以至今日而乃攻犯城邑殺傷吏民干國之紀刑茲無赦致天之討師則有名已差趙高充安南道行營馬步軍都總管經略招討使兼廣南

西路安撫使李憲充副使燕達充馬步軍副都總管須
時興師水陸兼進天示助順既兆布新之祥人知侮亡
咸懷敵愾之氣然王師所至弗迓克奔咨爾士庶久淪
塗炭如能諭王內附率衆自歸執俘獻功拔身効順爵
祿賞賜當倍常科舊惡宿負一皆原滌乾德幼稚政非
已出造廷之日待遇如初朕言不渝衆聽毋惑比聞編
戶極困誅求已戒使人具宣恩旨暴征橫賦到即蠲除
冀我一方永為樂土王安石之辭也時交趾所破城邑

即為露布揭之衢路言所部之民亡叛入中國者官吏
容受庇匿我遣使訴於桂管不報又遣使泛海訴於廣
州亦不報故我帥兵追捕亡叛者又言桂管點閱峒丁
明言欲見討伐又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
我今出兵欲相拯濟安石怒故自草此詔安石最不信
洪範災變之說於彗星乃推之交趾云

此據司馬光記
聞并鮮于綽傳

信錄按救榜以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張守節敗在
九年正月四日而記聞乃云交人露布云張守節等輒
相邀遮士衆奮擊應時授首蓋誤也今削去此段或交
人露布不一守節敗後復有之但不應在救榜先耳王

安石親作敕榜當時因露布言及苗役故也

詔交趾為寇朝廷已議水陸攻

討占城占臘於賊素有血讐委許彥先劉初同募海商

三五人作經略司委曲說諭彼君長豫為計置候王師

前進協力攻討平定之日厚加爵賞

劉初廣西安撫都監五月二十七日

落銜替許彥先八年三月三日除廣西憲五月二十六日改廣東運副

都水監言孫賈

斗門之西汴河北岸共八處可置虛隄滲水入西賈陂並淤田司欄水開河一道引水透入減水河下注霧澤陂為五丈河上源乞差楊琰管勾修置陳祐甫提舉從

之

甲寅中書言廣南西路轉運司奏經略司不住發兵往
欽州策應捕殺交賊本司支糧米五千石以奏稟不及
已牒橫州募人負載如無人可募即乞從上三等戶差
夫每夫日給錢已奉旨依奏今省詳當此急難夫力必
須倍邀價直兼三等以上至少忍因此破壞資產欲止
令本路隨遠近番次差保丁充夫日量給錢米為便從
之 又詔自京至廣西轉運司已指揮逐程各準脩兵

二萬馬三千一月芻糧可更令自京至邕州逐程各準
備兵十萬其自京至廣州止準備兵二萬逐程一月糧
並限來年正月齊足許借常平錢穀應副以漸撥還

中書言刑房刪立職司資序以上及帶館職人降差遣
者欲令每任取旨從之判都水監侯叔獻言劉瑾相

度淮南合興修水利僅十萬餘頃皆並運河乞候開運
河畢工以水利司錢募民并運軍鹽軍修築圩堰又昨
疏濬汴河自南京至泗州一概疏深三尺至五尺惟虹

縣以東有疆石三十餘里疏濬不行乞以安撫司賑濟
米募民開修詔運河委叔獻汴河委都水監遣官相視
及未放水以前檢計工糧以聞 熙河路經略司言知
原州種古奏熟戶蕃部大半貧乏所有地土數少百姓
以於法許典賣多重疊放債冀使充折恐以故生邊患
乞依舊條禁止詔依陝西一路舊敕詳定已而詳定一
司敕所乞諸典買租賃合種蕃部地土者徒二年內人
材少壯者配本州蕃落餘配近裏州軍近上本城從之

三班借職陳景言天下州軍都知兵馬使年滿解發赴闕授班行至大將者大約三年有二百餘人舊日牙前數多比及解發無不及四十年者近年裁減人數至少遷轉歲月計須減半今在京百司吏新法皆三十年以上出官不可使外州軍優於省寺乞都知兵馬使入仕及三十年方許解發從之 熙河路經略司言摩宗城首領結布投總噶爾誘定羌城熟戶日珠族青斯巴皆往青斯巴不從潛斬結布首來獻乞優補官職詔補青

斯巴下班殿侍本族巡檢 賜安南行營司公使錢三
千緡上批河北等路及開封府界在京開修無用不急
溝河及築隄枉占人兵處來年一切權罷以所役廂軍
應副安南征討

乙卯察訪荆湖路常平等事蒲宗孟言鼎澧道路之間
已有殍餓流離之民尚催納秋稅及五分以上並令倚
閣從之

丁巳上批河北諸州軍城壕訪聞甚有乾淺者可契勘

那輟諸河合起人夫早令開治了當又批契勘河北諸將下馬步軍元額及晝日已有見闕都大人數疾速具

奏

是月復雲安軍雲安監置舒州同安監京兆府華耀陝

州鑄錢監及置河州閣精堡興元府茶場

實錄於八年十二月未載

置辰州會溪城點安寨此八字合除去城寨賜名在明年二月十七日

改秦州和爾楊寨為

堡廢真定府靈壽縣延州延水縣隴州隴西寨並為鎮

實錄於此月末又書廢綿州寨及招諭縣人沅州麻陽縣已於二月末書訖此削去

夷人獻長

寧等十州地隸瀘州清井監

此據實錄

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五十一人天下上戶部主戶
一千六十八萬二千三百七十五丁一千五百八十九
萬六千三百四客戶五百萬一千七百五十四丁七百
九十一萬八百六十一斷大辟一千三百九十七人

自熙寧三年始制天下吏祿而設重法以絕請託之弊
其年京師諸司支吏祿錢九三千八百三十四貫有奇
及沈括為三司使當熙寧八年其年支吏祿九三十七

萬一千五百三十三貫有奇京師舊有吏祿者及天下

吏祿皆不預此數云

此據沈括筆談
附見年未當考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七十二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九年春正月戊午朔不視朝

己未廣南西路轉運司言交賊攻邕州効用人禦敵殺傷賊頗衆詔降東頭供奉官空名宣與經略司書填以賞獲首級及別有功之人餘優與支賜

辛酉廣南西路都監張守節為交賊所敗於崑崙關先是蘇緘遣使詣桂州請救劉彛遣守節往援守節聞賊衆十倍逗留不即行復迂取貴州路駐兵康和驛以觀勝負緘又遣使持蠟書告急於提點刑獄宋球球得書驚且泣以便宜督守節進兵守節惶遽不知所為移屯火夾嶺回保崑崙關猝遇賊不及陣一軍皆覆守節死之

癸亥詔廣南西路經略轉運司應控扼州軍并修城處

土丁並給錢米修城者分番赴役非控扼處教閱滿一

月罷上批自廣南西路有邊事東路並不聞設備其令

監司分定州軍嚴修守備遍作防禦 是日

六日 癸亥上批

河東分畫地界公事韓縝李評候北使辭訖可降與令

來合分畫去處文字仰遵守施行仍早令起發

此據御集熙寧

九年正月六日下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有御批云韓

縝等見着詳文字處閒雜人不令放入又今年正四月

御批云見議代北疆事文字甚時可了存此要見

縝時在京師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縝除都承

乙丑雨木冰 翰林學士權御史中丞鄧綰權知貢舉

知制誥鄧潤甫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直舍人院蒲宗

孟並權同知貢舉

實錄於去年十二月
辛卯書此恐誤也

丙寅遣著作佐郎陳大順計置廣南西路芻粟試將作
監主簿歐陽濟言乞於京西沿江州縣輟穀二十萬石
應副廣南西路不足即糴於民從之仍遣濟計置 詔
安南招討司同石鑑周沃體量沈起劉彛安生邊事詣
實以聞先是手詔中書沈起昨在廣西妄傳密受朝廷
意旨經略討交州又不俟詔擅委邊吏招接恩靖州儂

善美及於融宜州溪峒強置營寨虛奏言蠻衆同附既興版築果致叛擾殺土丁兵校官吏以千數今交賊犯順宜獠內侵使一道生靈橫遭屠戮職其致寇罪悉在起了無疑者朕為人父母視此遠方無辜之民橫罹災害深所哀悼沈起可貸死削奪在身官爵送遠惡州軍編管未行而中書樞密院言劉彛亦相繼生事請罷屯扎兵致所招之人不堪使并造戰船止絕交趾人賣買不許與蘇緘相見商量邊事及不為收接文字令疑懼

為變事恐不獨起而亦有可疑者乃並下招討司更訪

其實焉

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付周沃等二月四日起桑俱責

司農寺言熙寧

七年九月詔民兩經倚閣常平錢者罷支十一月詔改兩經為已經畿內去年災傷一經倚閣於法當罷矣然今春雨雪應時宿麥皆茂乏困之民若不賑貸則殆將失所請依前詔再倚閣者乃罷支上批今天下常平錢穀十常七八散在民間又連歲災傷倚閣迨半若止務多給計息為功不計督索艱難豈惟官物虧失兼百姓

被鞭撻必衆可且依後詔行之

七年九月二十六日云云又此年正月二十三

日云云合參考

殿前侍衛馬步軍司言諸班人員經安南招

討司乞効用非便詔招討司召募三班使臣差使借差

并殿侍軍大將及諸色人等充効用其諸軍班人員兵

士別聽旨

熙河路經略使司奏河州山後首領朗格占

古勒察卜巴覺言果莊令朗格占等攻河州朗格占等心

欲內附與其甥斯班同謀殺果莊未發而果莊覺走歸塔

南城朗格占率本族首領百二十一人來降上批朗格占

等相率出降仍斬不順蕃部首級及同謀殺果莊不克
河州雖已犒賞恐未足酬勞思順歸附衆心可優與官
資庶山後諸羌聞風相率內附河州邊備稍得解嚴乃
以朗格占為內殿承制其餘首領補班行及蕃官有差
已已同管勾都水監公事范子淵言北京第六埽許村
港連二股河恐向去漲水復致漫溢為患今欲自南岸
魚肋埽接治水埽增築一隄從之 詔罷檢計清汴

庚午命皇城使涇原路鈐轄姚兕引進副使熙河路鈐

轄李浩右驎副使秦鳳路都監兼知甘谷城兼第二將張之諫內藏庫副使權發遣通遠軍楊萬左藏庫副使權環慶路都監兼第三將雷嗣文廊延路都監兼副將呂真供備庫副使環慶路都監兼第四將李孝孫內殿承制廊延路都監兼副將曲珍閣門祇候權發遣豐州張世矩內殿承制河北第二十將狄詳西頭供奉官閣門祇候京西第四副將管偉河東第七副將王愍並充安南行營將副仍令招討司以見今差定軍馬分擘

統領其舊將副且於駐兵州軍管勾訓練

兕本傳兕將中軍珍本傳

珍為第一將六月三日實錄乃以珍為左第二副將

置熙河岷州通遠軍永寧

寨買馬場

詔江池等州鑄錢監於合入內藏庫錢八

十六萬三千五百賜三十萬緡付安南招討司充軍賞

餘付廣南西路應副軍興

新知廣州劉瑾言乞於江

西及本路募射生戶及勇力亡命者軍前効用所過州

軍亦許選募強勇以行詔送安南招討司仍令瑾不依

常制舉將官文臣共十人

宣徽北院使王拱辰上平

蠻雜議十篇詔送安南招討司 是日詔蘇緘兼廣南
西路經制賊盜溪峒公事溫杲同經制种諤添差廣南
西路鈐轄諤尋以主帥嫌隙不行改知岷州緘死於邕
州杲亦罷經制

此據正月十三日又三月五日
又三月三十日御集并种諤傳

辛未幸集禧觀中太一宮燕從臣幸大相國寺御宣德
門召從臣觀燈是日上雖遊幸猶御便坐宣輔臣奏事
以化外蠻知蘇茂州韋守安知門州黃金滿懷順零並
為供備庫副使劉紀為左藏庫副使岑慶賓為內殿崇

班此條當考蓋先出官告以招納之彼未嘗來也郭達傳云達至長沙督諸路進兵復邕州遣欽州將任起率郡兵峒丁三道進討永安州拔之左右江悉數順門州首領黃金滿岑慶賓降按黃金滿岑慶賓降當在八月九月間今姑存此仍於二月十一日政拔門州下具注

賜空名告四十內殿崇

班大理寺丞評事將作監主簿告各十付安南招討司

壬申上批聞代州城壕乾淺可浚令深三十尺闊二十

五尺以皇城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劉舜卿為西上閤

門副使知代州

舜卿知代州乃十七日御集即以浚壕事付舜卿令附見

編修貢

舉敕式練亨甫言京東陝西河北河東京西到省舉人

并府監諸路諸科改應進士人欲各作一項考校以分數均取從之 詔判都水監工部郎中侯叔獻減磨勘二年以開引揚州陳公塘放水撥出淮南重綱之勞也其元失擘畫官令轉運司奏劾以聞

癸酉詔趙高且交割延州事與以次官速來赴闕皮公

弼病故也

此據御集

甲戌右千牛衛將軍令扁令志並為右監門衛大將軍令扁等以學士院試文論合格也 詔河北路市糧草

於定州百里內納 賜安南行營副都總管燕達公使
錢千五百緡八軍將副逐軍五百緡

乙亥中書言中書主事以下三年一次許與試刑法官
同試刑法第一等升一資第二等升四名第三等兩名
無名可升者候有正官比附減半磨勘餘並比附試刑
法官條例從之 詔赴安南行營諸軍過嶺者禁軍人
特支錢千廂軍七百不過者禁軍七百廂軍五百九將
軍馬除三將已行三將令隨招討司往三將令招討司

至潭州度遠近追呼

司馬記聞云交趾正月二十一日
焚邕州二十三日回本峒令王師

前軍三將已達桂林一將暫戍長沙置局後軍三將分
屯荆鼎澧三州一將辰州不知是何月事今附注此當
考

丙子詔安南招討已差定馬步禁軍其在京虎翼即未
嘗依隊法團結兼恐陝西河東應募兵拆洗元結隊伍
可並令依隊法團結聞奏內軍員係都虞候已上者更
不團結並選充隊將 詔熙河路營田司洮西弓箭手
單丁所耕種不盡閒田權差廂軍官置牛具農器人給

一頃令堡寨使臣道路巡檢以時督其耕種收成輸官
歲終與弓箭手較優劣賞罰如弓箭手可以耕種即令
依舊仍差管勾河州農田水利鈐轄李浩均度地土措
置以聞

丁丑詔權增廣州公使錢至七千緡桂州至五千緡候
邊事寧日仍舊

戊寅賜秦鳳等路常平坊場免役剝錢十萬緡赴熙河
市蜀粟又賜三司銀十五萬兩江南兩路常平錢十萬

緡赴廣南西路轉運司以備軍須

己卯荆湖北路轉運使太常少卿集賢殿修撰孫柄為
右諫議大夫知桂州降詔獎諭以柄言招撫下溪州刺
史彭師晏并天賜州知州等投降及領兵修築下溪州
城堡畢工也於是師晏等十八人赴闕詔授師晏禮賓

副使京東州都監不簽書兵馬事餘皆補班行有差

新紀

書下溪州刺史彭師晏及天賜州降舊紀
不書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置鎮溪寨

察訪廣南

路常平等事檢正中書禮房公事太子中允集賢校理

徐禧權發遣荆湖北路轉運副使禧與王古馮宗道至
華亭鞠獄方具即有此除 詔兩浙提舉市易孫迪遷
一官賜錢百千兼提舉轉運使王庭老減二年磨勘勾
當公事曹彥候及三考日循一資官吏依在京市易務
給賞以提舉市易司言比較廼等全年課息有羨故也
詔比者廣西軍興有本路已投狀指射差遣而反擅
離本路者依擅離官守條候事平日不用此法 權發
遣熙河路經略司高遵裕言邈川溫錫沁見欲來降謀

知夏人已在邈川之北若溫錫沁畏其迫逐而來拒之則非平日懷撫之意納之則夏人必有詞不敢專決詔溫錫沁乃受夏國俸給之人可勿招納定州安撫司言蒙賜度僧牒三百回易收息以賞武藝兵士保甲乞更賜二百從之

庚辰遣同知太常禮院鄭雍祭告南岳陳侗祭告南海以討交趾師期中書奏乞常平錢穀歲給有餘而民有緩急闕乏許以已若保人物產為抵而貸之詔常平

錢穀若給外有餘又誘致人賒請是不容倉庫稍有存積必使盡散在民間如此徒有蓄息虛名甚不副元法國之財用取具本意自今倉庫常留一半餘方給散如有餘即遇民間非時闕乏許以物產為抵支借依常平限納七年九月二十六日九年正月九日并此月合參考司馬記聞云云具注七年九月二十六日中書奏乞實錄乃不書今以本志增入 詔廣南東路令許彥先福建路令

徐億差顧舸舶船載兵甲每路約可載萬人至秋未齊集候事平日優與船主酬獎 詔廣南東西路知州見

闕處如無人願就即許硬差候得替與減磨勘二年仍

堂除差遣

是日

二十三日

交賊陷邕州蘇緘死之張守節

敗生獲於賊者數百人賊知北軍善攻城啗以厚利使
為雲梯既成為緘所焚又為攻濠洞蒙以生皮緘俟其
既度縱火焚於穴中賊計盡稍欲引去而知外援不至
會有能土攻者教賊囊土數萬向城山積頃刻高數丈
賊衆登土囊以入城遂陷緘猶領傷卒馳騎苦戰力不
敵緘曰吾義不死賊手乃還州解闔門命其家三十六

人皆先死藏尸于坎縱火自焚賊至求緘及其家遺骸皆不能得殺吏卒土丁居民五萬餘人以百首為一積凡五百八十餘積并欽廉州所殺無慮十萬餘人並毀其城以填江邕州被圍凡四十二日緘率厲將士固守糧儲既竭又歲旱井泉皆涸人饑渴汲漚麻汙水以飲多病下利死者相枕而人無叛者緘憤沈起劉彛致寇彛又坐視城覆不救欲盡䟽以聞屬道梗不通乃列起彛罪榜於市冀達朝廷初緘子子元為桂州司戶參軍

挈家往省父將還適聞有交賊緘以郡守家屬出城見者必以為避賊則人有去心獨遣子元還桂州而留其妻孥至是俱死緘既死交賊謀復寇桂州前鋒行數舍或見大兵自北南行呼曰蘇皇城領兵來報交趾之怨賊帥懼遂引歸其後邕人為緘立祠歲時禱之司馬記聞云正

月二十一日賊破邕州二十三日遂回本峒按實錄乃二十三日破邕州今從實錄獨不記賊用何日回本峒

當考 按交趾臨邕州之日宋史作戊辰東都事畧與此合

辛巳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為中太一宮使 詔熙州舉

人如戶貫實及七年自令解額二人河州一人

壬午詔趙高非久至京其家屬可特許借同文館居止

尋詔郭達亦如之

達詔二月九日

又詔修京城役兵提轄部

役使臣增給食錢總十二萬緡恐三司常費外難辦可

出度僧牒千分三年給賣以充用

此據御集乃正月二十八日事今從實錄

御集云契勘見修京城合用役兵及提轄部轄部役使臣添支食錢一十二萬餘貫若命三司支給緣係常費之外恐難出辦可出給空名祠部一千道作三年支給依修清汴收買木植仍付提轄所出賣收錢充用

又詔潭州準備兵四萬人七月錢糧仍令發運司截留

上供錢二十萬緡米五十萬石豆麥十萬石先計會荆
湖南路轉運司除本路移用外闕少數應副餘並赴廣
南西路合封樁處下卸內潭州限四月廣西限六月以
前運畢仍不依常制差官催促 詔市易司自今不得
賒請錢貨與宗室及官員公人 前相度淮南路水利
劉瑾言體訪揚州江都縣古鹽河高郵縣陳公塘等湖
天長縣白馬塘楚州寶應縣泥濬射馬港山陽縣渡塘
溝龍興浦淮陰縣青州潤宿州虹縣萬安湖小河壽州

安豐縣芍陂等可興置除古鹽河萬安湖小河已令司農寺結絕餘欲令逐路轉運司選官覆案施行從之詔諸路差使臣赴招討司其家屬令所在州縣厚加存恤諸將副有新官承替者其家屬委州縣居以官宅給其使令 詔安南行營官吏雖已第支賜其緣路驛券可更特支

癸未安南招討司言發兵八萬當備十月乾糧八千萬斤詔轉運司相度如所造作可存留即依數辦集於桂

全州 又詔三司令江南兩浙路封樁上供錢二十萬
緡許商人入便於廣南東路 詔欽廉州死事文武官
並贈十資武臣贈至刺史以上者取旨

甲申權發遣三司使沈括言前提舉司天監嘗奏司天
測驗天象已及五年蒙差衛朴等造新厯後考校司天
所候星辰晷漏各差謬不可憑用其新厯為別無天象
文籍參驗止據前後厯書詳酌增損立成新法雖已頒
行尚慮未能究極精微乞令本院學士等用渾儀浮漏

主表測驗每日記錄候及三五年令元撰歷人以新歷
參較如有未盡即令審行改正已蒙施行今若測驗得
此月望夜不食及逐日測驗過日月五星行度畧漏之
類乞下司天監逐旋付衛朴參較新歷改正從之先是
奉元歷載今月望夜月蝕不驗詔問修歷推恩人姓名
至是括有是奏

元豐二年閏正月十九日乙未朴罷歸
沈括筆談云開元大衍歷法最為精密

代用其朔法至熙寧中考之歷已後天五十餘刻而前
世歷官皆不能知奉元歷乃移其閏法熙寧十年天正
元用午時新歷改用子時閏十二月改為閏正月四夷
朝貢者用舊歷皆未款塞衆論謂氣至無顯驗可因沈

括論新歷事下有司考定凡立冬畧景與立春之景相
若者也十二景短長不同則知天正之氣偏也凡移五
十餘刻立春立冬之景方停以此為驗論者乃屈元會
使人亦至歷法遂定括所云當考元豐元年閏正月十
九日乙未所書又治平二年五月乙巳熙寧元年七月
乙酉八月乙丑十一月甲午並合參照八年閏四月十
一日壬寅初

行奉元歷

詔在京官司非解舍所在者雖親戚毋

得入謁三司開封府司農寺審官東西院流內銓兵部
軍器都水將作監提舉在京諸司庫務提點倉場司市
易司商稅院開封祥符縣左右勾當公事編修敕令式
條例官非假日毋得出謁及接見賓客開封府司軍巡

院假日亦不許接見賓客止許出謁內中書樞密院檢正檢詳習學公事刑部大理寺審刑院官雖假日亦禁之其後應在京司局非假日亦毋得出謁違者并接見之人各徒二年 又詔陝西交子法更不行官吏並罷已支交子委買鹽官納換先是措置熙河財利孫迥言緣邊交子價錢商人自永興軍載錢赴秦州以來買販多贏官錢又永興軍秦州相去不遠商人貪販交子少肯買鈔故鈔價更減今以秦州脚戶載錢及百姓買賣

交鈔文字較量官支交子比般錢每千折錢二分以上
比未行交子以前鹽鈔每席減價一千以上若出交子
不已則官折錢無窮而朝廷初立法意本以運錢費多
及向來錢賤故用交子行錢兼助鈔法今此運錢既有
折耗又深害鈔價祇足以資兼并商販之人況熙河路
將來年計未辦固宜愛惜見錢故有是詔七年六月二
十六日推行
交子至此罷呂惠卿日錄有論交子法三段今附注此
熙寧八年八月十三日進呈皮公弼乞錢收糴事上曰
皮公弼奏言交子事莫却言得是余曰莫是如此交子
合散於諸州軍則是却是趙瞻要如此石曰到了妨鹽

鈔上曰交子自是錢對鹽鈔自以鹽對兩者自不相妨石曰怎得許多做本上曰但出納盡使民間信之自不消本僉曰始初須要本俟信後然後帶得行余曰自可依西川法令民間自納錢請交子即是會子自家有錢便得會子動無錢誰肯將錢來取會子石曰終是妨鹽鈔緣鹽每歲凶豐不常又督察捕鹽有緩急即用鹽多少不定若太多出鈔即得若少出即暗失了賣鹽課利可惜許以此須多出些鈔印置場平賣余曰不然歲雖有凶豐用鹽多少不爭多此不比酒乃是民間常用之物縱饒酌中立法豐歲所添亦不多若覺民間渴鹽少鈔之時即旋出鈔不難自然鈔常重矣鈔常重即釋價不虛擡矣故不如少出鈔即以交子行使為便石曰陝西有銅錢有折二錢弊太多又做交子余曰昨來為消了私錢多交子不虛出留下錢却出交子八年九月五日余曰王安石欲廢交子已令檢正官做了文字將上臣且留不看已做得一文字待送與安石看且說交子

如文字上所說上曰交子與鹽利自不相妨豈須廢了
今若又廢將來更行不得余曰此交子與向來不同向
來明於敕上言候三二年邊事定疊却依舊却令人戶
納錢換交子如此怎行得此回只為趙瞻只於永興軍
置場不便皮公弼不便與本又受趙瞻為客人扇惑人
稱官無本錢買交子曉示告捉却不肯簽似此所在未
信須得一曉事底人分付此法與行信後即可減却虛
鹽鈔合與鹽相對上曰九折博直是可廢但用見錢與
交子雜買却將客人所收似衙前重難一般打抹支給
余曰如此極好須是行得交子信始得但恐此輩見朝
廷議論不同却有觀望又理會不得不能如法意推行
上曰須是考校若是行不如法未可廢法直須行盡法
始得余曰候與安石商定進呈上曰好八年九月十六
日進呈添鹽鈔廢交子事只如鹽鈔他初來便要添作
三百萬文字說得煞過當臣更與節下方將上陛下果
是不然其說臣却別與做一副當文字且就他只作二

百二十萬然其實舊鈔尚多終是不便元初交子只因人起說陛下說及適會韓絳亦曾行此事便商議要行阿誰又須主張他來若是宰相道不便怎行得却不如罷了然陛下既見得此段豈得苟隨他昨來皮公弼趙瞻極有理會待報文字得旨令立法檢正官却做狀稱無錢行不急之法是甚玩人言語臣即時條折分送安石又送檢正做文字到今未見此法陛下已盡見更不須多說按惠卿於八年九月二十六日云安石欲添鹽鈔而廢交子惠卿以為不便即此三段是也今因廢交子并附注此庶可考究利害之實云 上批

大軍南行方當盛夏萬里責之征討朝廷顧恤所宜特倍於常可與添賜錢候自潭州起發過嶺日更與特支乙亥詔廣南西路經略司選募峒丁於近便處駐寨如

遇賊每擒一人獲一級除依賞格外更各支絹十足如
斬獲首領仍具事狀取旨 詔比者廣西軍興朝廷賜
三司司農內藏庫等錢以供軍須聞湖南京西等路過
軍糧草或賤估直科擾居民令提點刑獄提舉司覺察
以聞 詔向者是熙河每歲糴軍糧二十二萬石馬料
一十萬石買草八十萬束以本路市易茶鹽場息錢并
酒稅課利充糴本可具自來糴買次第聞奏仍更具析
違朝旨支公使錢致不足因依以聞

要見究竟如何

又詔安

南招討司經由州縣鎮用物並官給毋得假借科率於

民

舊紀於甲申日書詔安南軍所經州縣無賦民即此事新紀仍係之乙酉日

御史蔡承

禧言伏覩近日命趙高為安南招討使李憲為之副外
議紛紛皆云不自二府此雖陛下擇才之明亦必與大
臣商議又云憲所陳請多不經由二府徑批聖語下招
討司此果有之乎是非之間臣未易以臆決風傳之事
或難盡信然若無其由安得此語臣職居風憲義不可
隱苟有聞見宜悉以陳臣竊以人君之職在知言以言

任人既難偏用則先參驗其平日之素行又考察其今日之所能凡所言所能已先參考則曰功曰效從可類求自小官而至大吏自大吏而至大臣及夫參預政機與圖樞要任既重矣察亦至矣故古之知治之君不以疑大臣為嘉言以擇大臣為重事若夫道不足以簡人君之心行不足以孚天下之衆所措乖戾所為諂邪則數告外廷去之可也殺之可也至於使居其職而不責以所任之事使充其位而不責以所行之言內計定而

外言得以轉移近習進而輔政之語得以侵奪或文符直行而不領屬於公府或論議陰進而不關決於樞庭則臧裂紀綱何莫由此諒朝廷以為事之大者必須僉謀已令大臣詳論事之小者不欲迂滯祇使小臣開陳或患其宛轉而虛有留難或以其迫急而不暇詳問夫王言之出尤在謹微其初小不留神其後遂為故事某日某事稍繫政經已嘗不下二府某日某事不繫國體何緣却關外司樂便疾於一時忘幾微於後日一啓其

漸寢難改更況於邊庭休戚至重且命大臣者所以同安危而繫休戚者也今至煩莫若邊鎮至重莫若將臣而有不預焉則大臣之能知其任者必成自疑而莫敢安其處矣既不敢安其處則同心同德之義虧矣大臣之罷軟者必曰勢位崇極矣上已為之而又以言爭則獲專權之咎矣大臣之不勝其任者必曰此出於聖旨我何預哉是與其能者為自疑之端不才者為容身之地積此而往豈國家之利耶而又君逸臣勞勢自當爾

主憂臣辱仕者固然未有君宵旰於上而使臣得燕安
於其官主憂勞於中而使臣乃恬怡於下者也臣不必
遠引古今以國朝言之章聖皇帝責謂李穆天旱如此
盈車載殍於汝安乎可謂能知責輔弼之方矣太祖以
王著醉於玉堂而悉逐御史此可謂能責彈劾之臣矣
蓋平日不侵其所職則後日可責以有成臣伏覩近世
朝廷所以責臣下者至輕羣臣所以自任其責者猶鮮
二府侵寺監之職寺監侵外任監司州縣之職方今之

弊在所革除豈可相承上下如此臣恐權綱一紊拯之則難臣欲乞除命大臣臺諫之外事無巨細非經二府者不得施行其乞不下兩府者悉傳以法其大臣或可疑若不堪其任者速令罷免如二府之論或有異同陛下總攬其成裁斷其可而後行庶盡五帝容下之美大臣無諉上之咎人人自任其責君臣之間各盡其道

承禧

章不得其時今附正月末李憲罷在二月二日更須考詳或移李憲罷後

